从“年谱”到“故事”：AI 赋能现代作家纪念馆展陈叙事的“去年谱化”

——以广东文学馆“鲁迅家”展厅为例

From “Chronicle” to “Story”: AI-Empowered “De-Annalization” of Exhibition Narratives in Modern Writers’ Memorial Halls — A Case Study of the “Lu Xun’s Home” Gallery at the Guangdong Literature Museum

李白茹，广州理工学院

摘要

现代作家纪念馆长期沿用以编年为骨架的“年谱化”展陈范式，这一范式在普及作家生平的同时，也暴露出抹平生命密度、缺失情感温度、动线单一与叙事同质化等结构性困境。“去年谱化”并非否定年谱的史料价值，而是一种叙事策略的转换。它由编年时间转向情感时间、由事件转向关系、由文献实证转向情感可信。以广东文学馆“鲁迅家”展厅为例，探析其由单人到双人、由事件到场景、由斗士到常人的叙事重构实践，进而探讨 AI 技术在“非重大事件”文献打捞、多线索叙事骨架搭建与非线式交互体验落地三个维度的赋能路径，以期为现代作家纪念馆的展陈叙事创新提供参考。

Abstract

Memorial halls dedicated to modern writers have long adopted an "annalistic" (chronological-biography-based) exhibition paradigm structured around chronology. While this paradigm helps popularize a writer’s life, it also exposes structural predicaments: it flattens the density of lived experience, lacks emotional warmth, offers a single undifferentiated visitor route, and produces homogenized narratives. "De-annalization" does not deny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the chronicle form; rather, it represents a shift in narrative strategy — from chronological time to emotional time, from events to relationships, and from documentary positivism to emotional credibility. Taking the "Lu Xun’s Home" exhibition hall at the Guangdong Literature Museum as a case study, this paper examines it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practices in moving from a single individual to a pair, from events to scenes, and from a warrior to an ordinary human being.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enabling pathways of AI technology along three dimensions: retrieving documents on "non-major events", constructing multi-threaded narrative frameworks, and implementing non-linear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—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nnovation in the exhibition narratives of modern writers’ memorial halls.

关键词：现代作家纪念馆；展陈叙事；“去年谱化”；AI 赋能；广东文学馆

Keywords: Modern Writers’ Memorial Halls; Exhibition Narrative; "De-Annalization"; AI Empowerment; Guangdong Literature Museum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一、引言

现代作家纪念馆是文学经典公共化传播的重要空间。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，以作家生平年谱为叙事骨架的展陈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，它以准确、清晰、稳妥的方式普及作家形象及著作贡献，也塑造了几代观众的参观经验。年谱与传记的撰写是博物馆学术研究的“基础工作”，其“编年纪事及对重大事件、人生转折点和思想变化等的表现，在章节安排中发挥着起承转合的作用”（黄乔生，2023）。

然而，随着公众文化需求的升级与博物馆研究的发展，编年式陈列日益暴露出叙事深度不足、情感温度缺失等问题，展陈叙事的转型成为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。与此同时，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进入博物馆策展领域，为展陈叙事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。2024 年 5 月，广东文学馆正式开放，其“鲁迅家”展厅由广东文学馆与鲁迅家属合力打造，以“家庭”为空间隐喻重构鲁迅叙事，是近年来“去年谱化”展陈实践的代表性案例。本文以该展厅为研究对象，梳理“去年谱化”叙事的理论内涵与操作原则，并结合展厅实践与 AI 技术的介入路径，探讨现代作家纪念馆展陈叙事创新的可行方向。

二、文献综述

（一）人物类纪念馆的展陈范式。

葛涛与谷红梅梳理了广州鲁迅纪念馆历年鲁迅生平展览主题的演变，指出其策展理念“经历了由基本知识普及到圣化鲁迅再到回到真实的鲁迅的过程”（葛涛等，2019）；葛涛另文考察了 1949—1968 年间许广平与上海、绍兴、北京、广州四家鲁迅纪念馆建立和发展的关系，说明早期名人纪念馆多以人物生平为纲，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年谱为骨架组织展陈（葛涛，2022）。黄乔生从传记写作的角度指出，以时间为序的“编年体”是一般传记的叙事方式，人物生平陈列据此划分章节、排列展品，展示人物从出生到逝世的全过程，因而是最常见的展陈思路（黄乔生，2023）。这些研究揭示了年谱化范式的历史合理性，但大多止步于史实梳理与经验总结，较少追问这一范式在叙事层面上的结构性局限。

（二）文学博物馆的空间叙事与观众转向。

刘欣与黄乔生总结北京鲁迅博物馆“鲁迅生平陈列”的策展经验，指出其策划“在理念上经历了从‘展示’到‘阐释’的转变”，并强调展览在体现博物馆学术权威的同时，也要为观众提供参与和探索的途径（刘欣等，2022）。杨琳以上海鲁迅纪念馆基本陈列为例，讨论博物馆展览叙事环境的建构，认为博物馆已开始“重新审视‘讲什么’‘向谁讲’和‘怎么讲’等意义传达的核心问题”，更加注重观众作为独立个体的个性需求（杨琳，2021）。这一脉络已经把“观众”带入叙事讨论的中心，但研究对象仍以综合性博物馆和公共历史陈列为主，针对作家纪念馆这一细分类型的专门讨论相对薄弱。

（三）人工智能介入博物馆与策展的探索。

近年的讨论多集中于藏品数字化、智能导览、观众行为分析等技术应用层面，AI 技术与展陈叙事的结合大多停留在工具层面，尚未被纳入叙事策略转换的整体框架。本文尝试以广东文学馆“鲁迅家”展厅为个案，提出并阐释“去年谱化”这一叙事策略，进而讨论 AI 在文献打捞、叙事骨架搭建与交互体验三个维度上的赋能路径。

三、研究方法

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，以广东文学馆“鲁迅家”展厅为案例，围绕“去年谱化”叙事策略的提出与验证展开。资料收集主要来源包括四类。

其一，现场实地观察。研究者于 2025 年 11 月 -12 月期间，多次带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前往广东文学馆及“鲁迅家”展厅实地考察，按展厅既定动线完整参观，了解广东文学知识，记录空间布局、亮点展项、展品说明牌文字、导览标识及观众驻足情况，参观后进行小组总结及分享。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其二，官方展览资料。包括广东文学馆提供的展览资料、展品说明、宣传手册等，以及“广东文学馆”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展陈介绍、展讯与导览信息（本文图 1 至图 5 均来源于此）。

其三，策展人及馆方公开访谈。鲁迅长孙、本次策展指导周令飞就展厅的策划理念、展品来源与叙事设计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，其公开访谈是理解策展意图的直接依据，本文所引相关表述均出自公开见报的访谈文本。

其四，展品实物与文献。包括展厅展出的樟木箱、茶几、缝纫机、相机、账本、手稿、家庭照片等实物及其说明牌，以及《鲁迅全集》《两地书》手稿、许广平文集、周海婴回忆著作等相关文献。

资料分析采用文本分析与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：先将现场观察记录、官方资料与访谈文本按主题编码，提炼出“编年／情感”“事件／关系”“公共／私人”等对立范畴；再借助叙事学中关于叙事时间、叙事焦点的概念工具，对展厅的叙事结构加以解读，从而归纳出“去年谱化”的三种转换类型与三条操作原则。

四、研究结果

（一）年谱叙事：现代作家纪念馆的展陈范式及内在困境

1. 年谱叙事的展陈范式

走进大多数现代作家纪念馆，参观者往往会有相似的体验：一条时间轴在展馆空间里延伸，从入口到出口，从作家的出生到作家生命的终结。在相应的年份下面，记载着作家的经历：出生、求学、第一部作品、婚恋、迁徙、转向、创作高峰、荣誉、逝世，与时间位置对应的展柜则放着照片、手稿、实物等。这如同文学史学术研究及书籍在空间中的转译，在书中，读者的目光随着文字了解作家的一生，在空间里，参观者用脚步追随作家的一生。

以时间为主线的叙事方式，即所谓“编年体”，以时间为主线的展陈形态可称为年谱化，它以时间顺序为叙事线索，以“某年某人发生某事”为叙事的基本单位，主语是时间而非人物，入选的则是经过筛选的标志性成就。

从 1949 年到 1979 年，国内共建立了 7 个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纪念馆、名人故居（葛涛，2022），1959 年 10 月 1 日，广州鲁迅纪念馆在鲁迅曾居住过的大钟楼正式开放，成为较早建成的人物类纪念馆之一（葛涛等，2019）。由于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现代作家的文献资料分散在各地，实物、照片、文稿等收集难度大，而作家年谱经过学者们的严谨考证，为展陈提供了准确、清晰的叙事框架。

年谱化范式有着非常明显优势：首先，风险小，内容客观，不易引发争议，容易较快通过审核；其次，成本低，内容组织效率高，只要按图索骥，为每个年份配齐照片、手稿、版本、遗物，就能快速整合完整的展厅内容。

2. 年谱叙事的结构性困境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年谱化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下观众的参观需求。年谱叙事存在的结构性困境，越来越制约纪念馆的叙事深度。

它追求事件的完整性与时间节点的精确性，却忽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、情感动力和叙事张力。

第一，时间均匀的刻度，抹平生命密度的差异。年谱以“年”为单位推进，然而叙事的重量不由时间的长短而决定。鲁迅一生跨越 56 年，其中在广州的时间仅为 8 个多月，但是这段时间却是他思想抉择、文风转折、情感转变的关键阶段，显然，年谱无法表达这种密度差。

第二，事件优先，缺失事件背后的情感张力与温度。年谱的逻辑是“记录”而非“讲述”，人物内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心感受无法在空间中显露出来。1926 年至 1928 年，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后凝结为数十封两地书，短短的事件条目背后，蕴含着浓烈的情感张力，这里面包含了对师生身份的犹豫、异地的牵挂、对时局的忧虑、相互的慰藉、对未来家庭的设想，还有“小白象”“小刺猬”这类私密的称呼与情感对话。如果以一条说明条目一笔带过，这些丰沛的情感层次将被完全抹平。

第三，单向固定动线，叙事路径单一。年谱叙事往往形成“信息灌输”的单向传播模式，参观者以时间为顺序，按照既定动线参观，没有选择其他叙事线索的可能性，既忽略了参观者的个体认知差异，也无法从多个维度了解作家的世界。

第四，叙事同质化，作家独特精神特质被模板拉平。在人物“出生—成长—创作—逝世”的策展大纲模板下，在“大事筛选机制”的整合下，作家大量生活细节被过滤，把立体的生活压成平面，也遮蔽了不同作家的生命形态、精神气质与文化特质，遮蔽作家家庭、日常的多个面相。

博物馆学界近年来正试图挣脱这一框架。有研究者观察到，博物馆已开始“重新审视‘讲什么’‘向谁讲’和‘怎么讲’等意义传达的核心问题，更加注重观众作为独立个体的个性需求，逐步改变陈列展览原有的同质化、程式化呈现方式”（杨琳，2021）。刘欣与黄乔生在总结北京鲁迅博物馆“鲁迅生平陈列”的策展经验时也指出，该陈列的策划“在理念上经历了从‘展示’到‘阐释’的转变”，“展览在体现博物馆学术权威的同时，也要给观众提供参与和探索的途径和方法 ..... 有助于策划出具有更高传播效应的人物生平陈列，推动历史人物的精神在当代社会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。”（刘欣等，2022）。

（二）“去年谱化”的理论内涵与原则

1.“去年谱化”的理论内涵

“去年谱化”的“去”不是简单删除或者否定，而是一种叙事策略的转换。它不再直接将年谱条目作为展厅叙事骨架，把学术索引文本直接等同于观众的观展故事，而是以年、月、日等文献为底层史料库，以家庭、情感、实物或精神命题为多条线索并行，跨时间节点重组史料，构建多重、可交互、多路径的空间故事。

在叙事时间上，由编年时间转向情感时间。年谱依赖均质、可计量的物理时间；故事依赖的则是柏格森意义上的“绵延”——在情感体验中，时间是非线性的、可逆的、可浓缩的［6］(柏格森，1956)。热奈特对“叙事时间”与“故事时间”的区分，显示时序的错乱本身是一种意义生产［7］(柏格森，1956)；跨时序重组并非失序，而是以另一种秩序替换编年秩序。在叙事焦点上，由事件转向关系。年谱的叙事单位是“发生了什么”，故事的叙事单位是“谁与谁之间发生了什么”。在叙事合法性上，由文献实证转向情感可信。前者追问“事实是否如此”，后者追问“这段关系是否可被感受为真”。

2.“去年谱化”的原则

落到策划操作层面，“去年谱化”有三条原则。

其一，史料不可虚构，叙事组织可以重构。人物、事件、时间、原文一律不得改动，所有的资料都经过了严格的史料考证；但可以在取舍、聚类、编排、空间转译中进行想象与创意。

其二，时间退居幕后，故事走向台前。年份信息下沉至展品标签、数字导览与线上资料库，观众随时可查，但展厅主叙事动线不再被年份切割。

其三，主线“去年谱”，允许多线并存。一条主叙事之外，保留若干辅助线索，让不同观众得以从不同维度进入。

（三）“鲁迅家”展厅：“去年谱化”的叙事重构实践

1. 展厅概况：从生平长廊转到家庭场域

“鲁迅家”展厅是广东文学馆的常设展厅之一。广东文学馆坐落于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，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2024 年 5 月正式对公众开放，广东文学馆开设了 7 个展厅，其中 4 个常设展厅以时间为序，依次为广东古代文学展厅、广东近代文学展厅、广东现代文学展厅、广东当代文学展厅，还有两个极具特色的常设展厅，港澳台侨作家文学成就展厅和“鲁迅家”展览厅。（吴小攀等，2024）。



图 1. “鲁迅家”展览厅入口（来源：“广东文学馆”微信公众号）

该展厅由广东文学馆与鲁迅家属合力打造，由鲁迅长孙周令飞直接指导策划，据其自述，这一策划“足足等了二十四年”（戴雪晴等，2024）。它的出现有清楚的在地理由：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，鲁迅 1927 年抵达广州，在中山大学任教，居广州白云楼期间编定《野草》，这段经历正是二人情感的关键节点。大量展品出自周氏家族捐赠，包括许广平离乡求学时随身携带的樟木箱、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使用的茶几、许广平的大衣、周海婴的基辅相机，以及家庭照片、账本与书信手稿。

展厅内部划分为“与子偕行”和“薪火相传”两大部分，两大部分都不是按照时间阶段划分。

第一部分“与子偕行”围绕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历程展开：从师生相识、异地通信，到奔赴结合，再到上海十年的家居岁月，以夫妻相伴的日常家庭生活为叙事主线。各单元不以年份命名，而以情感节点与家庭场景为界，依次呈现初识与距离、两地通信、白云楼相聚、上海家庭日常、烟火与温情。

第二部分“薪火相传”则转向鲁迅身后：许广平、周海婴两代人守护手稿、整理全集、捐赠文物、赓续鲁迅精神的家族故事，被从鲁迅个人生平的时间线中独立出来，延展为一条绵延数十年的家族传承叙事。



图 2. “鲁迅家”展览厅路线示意图（来源：“广东文学馆”微信公众号）

2. 叙事转换：“去年谱化”的颠覆与重构

“鲁迅家”展厅“去年谱化”叙事转换共有三种类型。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第一，由单人到双人。通常的鲁迅陈列以作家个人为唯一主角（亲属只在必要时出现），从鲁迅抵达广州的日期开始，按时间顺序依次讲述他在中山大学任教的经历、参与的社会活动、发表的文章，最后以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作为结束。整个叙事的重心，完全放在鲁迅身上。

“鲁迅家”把叙事单位换成一对共同生活的伴侣，它的主线是：“1927 年，鲁迅和许广平在广州共同组建的这个新家庭”。整个展厅的叙事起点，不再是“1927 年 1 月 18 日鲁迅抵达广州”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，而是从许广平的那只樟木箱开始，这只箱子陈列于展厅入口最核心的位置，用它来引出整个故事：它是许广平 1917 年从广州北上求学时从家里带出来的，之后跟着她从北京到厦门，最后又带回广州。箱体表面还残留着不同时期的旅运标签，提手因为常年使用断裂，被人用铁丝仔细修补过。这只箱子见证了两人从师生到伴侣的完整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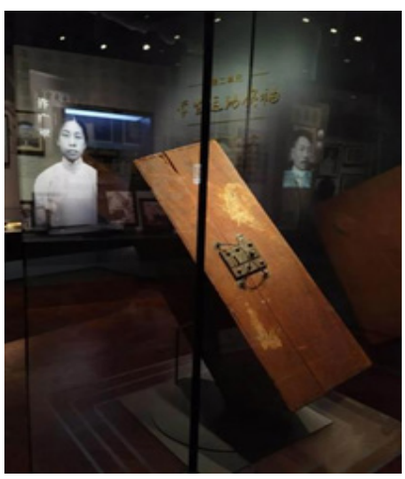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.“鲁迅家”展厅入口处许广平离开广州时带的樟木箱（来源：“广东文学馆”微信公众号）

第二，由事件到场景。传统作家纪念馆的空间语法是“走廊—年表—展柜”的线性结构，参观者在一条通道中前行，两侧是逐年递进的展板。而“鲁迅家”展厅的空间语法更接近“房间—器物—场景”的拓扑结构。展品不是按时间排列的，而是按关系编排的。

这个“家”还原了鲁迅在广州居所里的日常场景——一张普通的中式茶几，上面放着两个瓷茶杯，场景温馨，显示了鲁迅和许广平共同创造的安定的、日常的家。所有的展品全部围绕“家庭日常”这个主题组织起来。



图 4.“鲁迅家”展厅入口处许广平离开广州时带的樟木箱（来源：“广东文学馆”微信公众号

第三，由斗士到常人。国内传统鲁迅陈列，长期以公共叙事为主，聚焦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、文学家、社会斗士的公共形象，“鲁迅家展厅”的策展定位，是构建家庭私人叙事，呈现的是“家庭中的鲁迅”（孙磊等，2024），通过家庭生活细节呈现一个更真实、更有温度的鲁迅形象。广东文学馆“鲁迅家展厅”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聚焦“家”的主题，周令飞将这一策展逻辑概括为“有别于其他的鲁迅纪念馆，让它更生活化，更立体化，把人间鲁迅、立体鲁迅呈现出来”（吴小攀，2024）。他特别强调了“家庭温度、家族回忆、家风传承以及家国情怀”四个维度，这四个维度构成了一个从私到公的叙事光谱。这与各地鲁迅纪念馆的公共叙事形成互补，展厅的叙事逻辑不是按时间顺序陈列鲁迅的一生，而是以“家庭”为空间隐喻，将展品组织为若干情感主题单元。

（四）AI 技术介入“去年谱化”叙事的路径

在传统策展模式下，这种“去年谱化”的叙事探索面临着很高的落地门槛：策展写作团队需要从海量的文献资料里，人工筛选出足够多的生活化细节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耗费数月时间，而且很容易被既有的编年思路所束缚。而 AI 技术的深度介入，从文献挖掘、叙事重构、交互落地三个维度，为“去年谱化”叙事提供了过去无法实现的路径，大大提高了策展效率，增强了展示效果。

1. AI 驱动“非重大事件”文献打捞

传统年谱式策展的内容来源，本质上是“从年谱出发找史料”：策展人先确定年谱上的重大事件节点，再去寻找对应的文献、照片、展品来支撑这个节点。而“去年谱化”策展的逻辑是完全反过来的：“从海量史料里打捞细节，再用新的主线把细节串联起来”。这就意味着策展人需要处理的文献量，是传统模式的数倍。

在“鲁迅家展厅”的策展过程中，策展团队最初面对的文献素材，文献量是巨大的，比如《鲁迅全集》20 卷、《两地书》完整手稿、许广平的文集、周海婴的回忆著作、同时代友人的相关回忆文字等。如果依靠人工逐篇通读，筛选出所有和家庭日常、生活细节相关的内容，需要团队协作且花费很长时间，而且很容易出现遗漏。

若借助大语言模型的长文本语义分析能力，细节打捞工作时间会大幅缩短。只需给 AI 设定明确的指令：跳过所有关于文学创作、社会活动、革命论述的内容，把所有涉及“鲁迅的饮食偏好、日常作息习惯、和许广平的家庭对话细节、购买过的日常物品、和家人的出游经历”的内容全部提取出来，并且标注出每一条细节对应的原始文献出处。这些自动筛选的生活细节，鲜活而真实，成为“鲁迅家展厅”重要的内容素材。

2. AI 辅助的多线索叙事骨架搭建

在打捞完足够的细节素材之后，策展团队需要根据细节素材，搭建出一套全新的叙事骨架。如何跳出编年逻辑？ AI 可扮演“叙事破局者”的角色。

把 AI 打捞出来的生活细节素材导入系统，策展团队没有给 AI 任何预先设定的叙事框架，只给出一个核心指令：“不要使用编年时间线，尝试用多种完全不同的非时间逻辑，把这些细节素材组织成完整的展陈叙事骨架”。AI 可能会提供“物品线索”“空间线索”“感官线索”等多种结果。比如“鲁迅家”展厅形成的“家庭物品 + 生活空间”的双线叙事骨架。

整个过程中，AI 并没有代替策展人做出最终的决策，而是作为一个“没有年谱思维惯性的合作者”，为人类策展人提供了大量跳出传统框架的可能性。这种人机协作的模式，大大拓展了策展的叙事创意边界。

3. AI 赋能的非线式交互体验落地

“去年谱化”叙事需要打破传统展陈的强制线性的单一动线，让不同的观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，走出完全不同的参观路径，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浏览，而是可以驻足沉浸在某个体验展项中。AI 技术，正是实现这种“非线式交互体验”的核心支撑。这也呼应了“以观众为中心”的博物馆理念：观众是博物馆的“立馆之本”，展览则应成为观众与博物馆“对话的媒介”，在“故事”与“话语”的结合中建构可供选择的叙事环境（杨琳，2021）。

“两地书互动纱幕”是展厅中最具代表性的 AI 交互展项。传统展陈习惯把《两地书》按时间先后平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铺在展柜中，配以“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双方通信，后结集出版”的说明文字，书信中的情感对话由此退化为生平事件的注脚。该展项另辟蹊径：以一层纱幔分割出双向空间，观众分坐两侧，恰似当年分隔两地的鲁迅与许广平；两侧屏幕既可阅读书信原文，也可模拟执笔书写，文字透过纱幔传递到对方眼前，重现山海相隔、以信传情的通信场景。光影明灭之间，小剧场般的沉浸氛围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——他们短暂地“成为”鲁迅与许广平，也在字里行间照见自己的心境。



图 5.“两地书互动纱幕”展项（来源：“广东文学馆”微信公众号）

“鲁迅家展厅”的探索，对于整个现代作家纪念馆行业来说，都有着重要的标杆意义。它证明了在AI技术的辅助下,我们完全可以跳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年谱式叙事惯性,在不牺牲史实严谨性的前提下,为新一代观众打造出更有情感温度的参观体验。

五、结论

“鲁迅家”展厅的实践表明，“去年谱化”并非对年谱史料的否定，而是叙事策略的转换：年谱沉入底层作为史料根基，家庭、情感与关系走向台前成为叙事主线。这一转换使作家纪念馆从“生平陈列”走向“生命讲述”，让展陈空间具备了讲述情感故事、承载观众共鸣的能力。

AI 技术的介入，则显著降低了这一叙事转换的落地门槛：从海量文献中打捞生活细节、搭建多线索叙事骨架、支撑非线式交互体验，人机协作让“去年谱化”从策展理念变为可复制的操作路径。对现代作家纪念馆而言，技术始终服务于叙事，史料的严谨与故事的温度缺一不可。“去年谱化”与 AI 赋能的结合，或将成为文学博物馆面向新一代观众讲好作家故事的重要方向。

参考文献

柏格森 . (1958). 时间与自由意志（吴士栋 , 译）. 商务印书馆 .

葛涛 . (2022). 许广平与四家鲁迅纪念馆的建立与发展（1949—1968）. 广州大典研究 , (2), 142.

葛涛 , 谷红梅 . (2019). 从“革命家鲁迅”到“人间鲁迅”：广州鲁迅纪念馆历年鲁迅生平展览主题的演变 .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, (2), 33 – 38.

黄乔生 . (2023). 作为一部文学家传记的“鲁迅生平陈列”. 鲁迅研究月刊 , (5), 31.

刘欣 , 黄乔生 . (2022). 从“展示”到“阐释”：北京鲁迅博物馆“鲁迅生平陈列”策展理念浅析 . 中国博物馆 , (6), 57 – 62.

孙磊 , 陈晓楠 . (2024 年 5 月 3 日). 周令飞谈“鲁迅家事”：用生活细节还原一个真实、有温度的鲁迅 . 羊城晚报 .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

吴小攀 . (2024 年 4 月 21 日). 周令飞：我想还原一个“真的鲁迅”. 羊城晚报 .

吴小攀 , 孙磊 , 梁善茵 . (2024 年 5 月 12 日). 张培忠：让广东文学馆活起来，实现文学和产业的“双向奔赴”. 羊城晚报 .

杨琳 . (2021). 浅谈博物馆展览叙事环境的建构——以上海鲁迅纪念馆基本陈列为例 . 上海鲁迅研究 , (3), 317 – 328.

戴雪晴 , 姚志豪 , 李培 . (2024 年 4 月 27 日). 周令飞：广东文学馆的“鲁迅家”展览，我足足等了 24 年 . 南方 +.

热奈特 . (1990).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（王文融 , 译）.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.

作者介绍

李白茹，硕士，广州理工学院，主要研究方向：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文学博物馆与展陈叙事。

项目信息

本文系广州理工学院 2024 年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类项目“广州理工学院课程考核审查程序规范化研究与实践”（项目编号 :2024XJG030）

©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